



田叔禾小集卷之三目錄

男田 藝衡 私識

碑七首 記三首

征南碑

公在福建時作今立石廣西分茅嶺鎮南關上

聞講書院碑

為少師夏公作今立石貴溪書院中

誅髡賊碑

為杭州府知府陳公作公名仕賢字邦憲福清人嘉靖壬辰進士初立石冷泉亭後靈隱僧移入寺中及公為布政使乃移柳洲亭豐樂樓下

會稽縣重建宋劉忠顯公廟碑

重修福建布政使司叅議魏公生祠碑名

仁和縣知縣王侯遺愛碑

公名健字千行漳浦人嘉靖丁

未進士

餘杭縣知縣蔡公去思碑

公名潤宗晉江人舉人

嘉義書院記

為溧陽史公作公名際字恭甫嘉靖壬辰進士春坊中允

大觀亭記

上杭縣立石

福建邵武府邵武縣改作學宮記

田叔禾小集卷之三

錢塘田 汝成 撰

男 藝蘅 私抄

碑記

征南碑

皇帝承運文宣武謚宇內熙皞兆 四郊以崇

天建 九廟以尊 祖于是百靈薦祉 元儲

應期將以誕告多方外諭四裔廼坐明堂朝群

辟按圖數貢至於安南曰茲邦不庭廿有餘稔

豈其叛哉曷往詰之禮官肅將瀕行會有黎氏
逋臣詭辭而控曰臣南裔藩臣黎氏之嫡胤也
國有不令之雄曰莫登庸者實篡黎宗逐臣苴
莽惟 陛下憐而納之 皇帝若曰信茲稱亂
其往討之廼命兵部左侍郎蔡公經安遠侯柳
公珣經畧邊務以需大舉蔡公簡委賢豪叅謀
畫策而左叅政翁君萬達實總其凡廼圖山川
發間諜探要領峙芻粟礪矛鏑選偏裨練卒乘
義問昭乎日星威稜抗乎風霆交人聞之大懼

登庸披腸吐款奉表而稱曰臣先臣黎氏之陪
隸也黎氏式微國亂無象臣以 皇靈削艾草
竊僅有寧宇黎氏天絕屬續之晨倉皇解佩印
而屬之臣曰 天錫元寶爾姑守之請命以聽
所立也臣恐駭逃匿國人周章索臣擁之左推
右輓責以大義曰不守錫寶是不共 天朝也
不受君命是蕩析黎民使不保也臣不得已苟
從夷俗護印五年而犬馬之齒耄矣復以屬臣
之子十有一年再嘗遣使款關而關令嚴不敢

啓方物敝不敢移易也封題較然臣父子兢兢
惕惕罔敢專席旦夕稽首北望曰天監在茲夫
黎氏不請而屬之臣臣又不請而屬之臣之子
死罪死罪第黎氏忽亡而國人謬擁避跡無所
若臣違道以徼之安能變如于再世也謹以土
地人民之數咸簿錄之登獻闕下惟 天朝處
分事聞 皇帝若曰嗚哉豈其挾諼以緩我師
其往覈之廼命兵部尚書毛公伯溫節制六省
咸寧侯仇公鸞都統諸軍勅曰聽以軍往違卽

征之毛公蔡公協忠同心以作義勇廼勒兩粵
勁士分爲三軍副總兵張君經將中軍翁君萬
達監之叅將李君榮將左軍副使鄭君宗古監
之都指揮白君泫將右軍僉事李君文鳳監之
勦滇南勁士分爲三軍都指揮胡君紹將中軍
副使鮑君象賢監之都指揮方君策將左軍副
使鄭君騶監之都指揮王君立將右軍副使張
君綱監之而幕府遂穆進止機宜則惟翁君與
焉于是八蠻五獠侮食左言之長吳鈞越棘狼

田村文集卷三
三
纛鳥章之士伐牡介象雲梯樓船之具莫不嶽
嶽從從麻列蝟合箕張翼舒闐駢乎桂海蹈籍
乎炎徼矣交人聞之愈益大懼登庸之使疊跡
轅門攄褻哀憐懇以降請轅門僉議以爲在古
降儀或牽羊以表順或舁櫬以請誅彷彿于斯
乃見悃抱登庸頓首敬諾轅門迺啓鎮南之關
奠 龍輿抗 黃幄陳兵森扈登庸徒跣囚首
白組繫頸稽顙稱曰臣斧鑕遊魂也無異圈豕
陛下不發乘輶曳尺纏牽而刳之縣首藁街以

昭誠不諛是 陛下以不忍群黎之故而宥微
臣微臣幸藉群黎以延殘喘臣聞命已來魂魄
飄喪悽悽荒懇又不足以感格 皇乾重煩訊
使詰責誠僞死罪死罪復更何言臣今共順之
情齎齎之狀繪圖不足以爲獻剖心不能以自
明惟 陛下憐而察之臣率土編戶也戮之惟
命俘而放之四荒惟命若以天地之量覆育螻
蟻宥之故宥亦惟命謹以先朝所錫金印一枚
黎氏所侵四峒之地遣從子文明表獻闕下以

田叔牙集卷三
四
聽處分臣昧死言不勝墮越轅門僉議以爲其
辭順其儀恭其衷無僞違卽征之 天之命也
服而舍之武之經也爲之解組而遣之按兵不
進以狀聞 皇帝若曰嗚呼皇天以予一人撫
鞠四海匪威力是憑匪玉帛山河是愛惟蒼生
塗炭是憂黎氏守職無狀衆叛親携馴至天絕
莫氏宣力北戶按堵朕亦嘉之其革王爵易國
號置都統司以莫氏爲都統使世掌其土以共
王命 詔至諸軍解嚴南土驩呼颺馳鼎沸矣

是役也君子以爲莫氏知命者四繫組以請死
也歸地以贖罪也函印而獻之以完寶也不貢
方物以明畏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其得
不死而且世官也宜哉當兵事之初興也汝成
嘗以藩寮分守左江悉厥顛末昔敗其勞而今
欣其訖也迺述而銘之曰 粵有交州蕞爾瀛
介三代之隆擯於荒外嬴秦遠畧迺闢其疆聲
教漸被歷漢而唐五季紛綸土酋竊據涉宋而
驕益煩邊慮 大明受祚陳氏奉賓 皇祖嘉

之俾仍舊封季犛賊逆毒蔓雕題 文皇征之
培戮鯨鯢索胤于陳絕不可得迺建省垣約以
繩墨黎利再叛詐擁陳後 宣廟慈弘包荒弗
扣錫爵給印樹爲藩邦三葉而墮遂覆厥宗莫
氏承之諸裔麇懷不請而禪于義則乖 皇帝
赫怒渙號徵師如雷如電海岳離披緯武經文
維兩司馬矯矯元侯從天而下司馬有令既嚴
旣明翊用翁君廉信以匡鋪敦義勇鷹搏虎奔
朱螯日麗玄甲雲屯籍令戡之倏如哇耨載鞠
載詢蓄武不究交人聞之喙喙嗶嗶傾巢舉落
俯訴仰干蓬跣繫組蛾伏而進順效牽羊請同
昇櫬匪寇匪篡庶幾有辭 皇帝憐之遂以德
來乃削其爵而畀世官比于內史輯我龍編交
人驩呼曰父母且完我妻子築我室廬燁燁天
威盱眙而在濊濊天恩含哺以戴如春之育如
海之容訓爾孫子惟王之共虞格苗民淹於七
旬交人來款曾不浹辰商伐鬼方三年而服幸
割交州曾不遺鏃我紀其事勒之貞珉伏波銅

柱又何足云

聞講書院碑

少師夏公致政之明年作書院於第左名其堂曰聞講堂堂前有齋東曰王道西曰聖學皆宸制中語也堂後有亭中揭御製勒用貞珉左以祀宋儒朱晦菴先生右以祀其先少師象峯先生云先是公以都諫學士侍經筵論漢呂后詢相高帝事開諷婉剴上心嘉之著聞講篇以敘述端委自是倚毘彌親而延咨滯密諸

凡啓沃往往發寤

皇衷形諸羨嘆登置承輔

翊佐

鴻猷明良契合之機此焉俶載晦翁有

云天下有大事二秦漢以來情焉無整蓋天地之祀宜分而合太祖宜特廟而混於同堂公方童而習之以爲確論而象峯公雅言庭庀豐豐及之頃遇皇上甄綜三代方格姬周隆典訛章悉歸釐飭而損益稽畫咸公取裁自是四

郊景垺

九廟分崇

功德之嚮有倫

神祇

之秩無瀆晦翁遺憾竟證暢於今茲而象峯公

彝訓深懷蓄而未究者於公大展蹈前聞而摠
幼學不徒託之空言功良偉矣蓋公德貫天人
識總今古攬禮樂之要眇洞達情文故能仰副
宸謨贊襄述作而讓美不居爰構斯宇中勒
御製以尊君也左祀晦翁以尊師也右祀象
峯以尊親也蓋禮存三事而敬有時隆報本闡
幽公心弘遠矣暇日則從賓客子弟翱翔其間
陳說經史頌主上之不烈繹耆彥之格談正
已率人歸之忠孝蓋出以儀刑羣寀處以道化

一方其猷畝魏闕之念豈直區區瞻戀之殷而
已哉蹇余小子舊辱公門公不遐棄命日記之
頓首敬諾爲之叙而系之銘曰 皇帝受命俊
乂咸興篤生哲輔翊運昌明修和人紀燮理天
經斗衡潛幹四序舒平公在諫垣屢陳忠讜建
白抨彈悉蒙甄獎樹翼孤端批削羣枉獨立螭
階風裁峻朗 華蓋高張鶴行儼集公侍 講
帷喻今引昔誠發丹元貌恭辭懌 天子解頤
爲之前席 皇心簡注華要蟬聯北扉晉選南

省俄遷斧宸晝接蓮炬夜宣功高賞懋疇能比
肩於赫元老哲由天畀執德有恒掄才不器任
總夷夔禮樂明備秦漢以還曾無睹記天錫公
嘏寵以優閒未論綠野陋彼香山滄洲歲晚煙
水迴環軋文昭煥如覲 天顏公抱撝謙盛美
不持善則稱君稱親及師酬言報德忠孝之儀
一物三善矣其禕而堂有詩書公來散帙賓從
紛陪橫經請質敬義交修罔敢豫佚虛往實歸
身規聲律室有旨酒堂有嘉賓借曰高會豈乏

良辰公無緩帶徵書曰臻公無息偃安車夕侏
我覲衮衣無施不可朝度端凝卿容恂雅巍構
匪奢 龍光攸假門吏勒銘用詒觀者

誅髡賊碑

西湖之飛來峯有石人三元之總浮屠楊璉真
珈閩僧聞剡僧澤像也蓋其生時所自刻畫者
莫爲掎擊至是陳侯見而叱曰髡賊髡賊胡爲
遺惡跡以巖我名山哉命斬之身首異處聞者
莫不雪然稱快嗟乎談宋事而至楊浮屠尚忍

言哉當其發諸陵盜珍寶珠襦玉匣零落草莽
間真慘心竒禍雖唐林兩義士易骨潛瘞而神
魄垢辱徹於九幽莫可雪滌已夫趙氏立國庶
幾存仁而叔世寢削寢微覆宗海濤又不憖借
一坏以蓋藏題湊悲夫悲夫或謂藝祖欺嫠孤
竊神器寘報宜然嗟乎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所
興不可禦也假今天不祐宋藝祖能冒昧篡取
之乎如以寘報論則今古姦雄以窳窳濟事者
或不蒙鞭暴之禍又將何以通之然則趙氏邁

厄豈其天乎胡運方張中華祚歆殺機橫發敷
毒兩間卽沈淪黃壤猶不免歟不然胡爲乎荼
烈若此也陵谷遷移觸目鮮故而梟髡儼列留
玷茲山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穆陵顛骨韜匿
穹廬 高皇帝籍而返之惜其時無以賊像事
上聞者迺今竟誅滅於陳侯宣 皇祖之德意
洩異代之幽憤作義士之雄心掃名山之氛厲
良足快矣昔申屠迪毀曹操之祠薛伯高去鼻
君之廟史氏紀之以爲竒節以今方之不亦並

美前修哉春秋之法翦絕亂賊雖死曰誅以明
刑也竊有取焉系之頌曰有宋不競圖存海陬
胡爲梟獍犯彼靈丘株送橫分猶有餘譴孰以
我容贖我峻巘陳侯殛之義憤所宣人讐神怒
倏焉偕蠲生脫明誅死伏幽戮何必市朝遊魂
駭棘烈烈陳侯爲政有紀崇正祛邪規民于禮
陳侯烈烈秉德靖共旌善瘳惡教民作忠澤及
枯黜受天百祿報爾宿讐宜隲遐福黎氓述頌
我用是修名誅三賊竊取春秋

會稽縣重建宋劉忠顯公廟碑

劉忠顯公廟者宋時知越州事劉忠顯公之廟
也公諱韜字仲偃忠顯其謚也建州之崇安人
宣和間以進士累官知越州潔已愛民上下懷
向越人苦鑑湖田租之累公上疏曰鑑湖古汚
藪也蒲荷魚鼈之賦不登天府與棄壤同邇來
沙滓壅息沮洳漸凝並湖細家墾亢闢蕪樹藝
黍麥冀三有一穰之歲有司不察民隱稅等上
田緣而履畝歲益其額爲租十二萬斛供奉內

田叔不集卷三
庭權租之使無論豐歉讐檢取盈民或徙村避
之則又抑配鄰伍展轉苛索一郡騷然竊念鑑
湖未田茫然巨浸何損于國既田而籍與怨俱
歛何益于公柰何按有司之僞課括棄壤之猥
息充湯沐之私貲負繭絲之輿謗昔周文弛靈
囿之禁漢元貸少府之筭仁儉盛節帝王法程
臣愚以爲湖田逋積悉宜放免削除版戶給復
流亡海瀕之民幸甚疏入朝議從之越人大悅
爲之歌曰父兮母兮莫知我瘼維劉侯兮活我

溝壑頃之方臘反海上郡縣望風而潰吏民請
避其鋒公叱之曰御者死綏門者死扃封疆之
臣死城古之制也予去安之乃峙芻粟繕俾櫓
閱卒伍飭金革背城力戰大敗臘兵越人愈悅
則又歌曰父兮母兮莫恃我生維劉侯兮衛我
干城治稱升聞擢守真定靖康間金人犯闕公
以資政殿學士使虜營金人重其名欲誘降之
要以殊秩公則嘆曰婦而可誘非節也士而可
要非忠也沐浴更衣雉經而死死八旬而就殮

面色如生金人相驚曰真義士異事也越人聞公之喪奔走悲號若殞考妣相與貌公像而祀之圓通佛舍紹興間史丞相浩守越州病其湫隘且溷於緇流也廢杏花寺而改築之題曰忠顯廟未幾以兵燹燬迄今四百年祀事曠弗舉嘉靖三十年會稽令唐侯彥舉者躬宣教化褒進賢能政達人誠墜緒皆理諏境內之古跡慕先哲之高風得劉公事而嘆曰矯哉義烈且有

大造於茲土也而使淪落無聞焉咎將誰諉乃即故址建堂三間中貌公像英魂偉魄生氣凜然而越人聞侯是舉也其君子則愆慝以襄美其小人則抃躍以僭功蓋忠義之感異世同心爾廟成唐侯偕教諭侯官徐君槐等率諸生展禮既畢唐侯復言曰矯哉義烈百世之師也况所嘗臨蒞之邦乎乃即廟傍隙地建翼室三十間納諸生之異等者肄業其中置湖田百畝以給焚膏之費使之朝夕瞻睹庶幾有聞忠顯公之風而興起者徐君感侯嘉惠銳意作人謀與

鐫石序績垂示來者遣張生某王生某請記於
予予嘉唐侯之洞識化源表章古則徐君之協
心政理僉同演成春秋之法辭繁而不殺者善
善長也迺爲之頌曰於赫忠顯大庇越人蠲租
禦侮咸歸于仁巍巍廟貌孰廢明禋溪毛可薦
寧愬于民樂只唐侯爲政有體宜士宜民既豈
既弟激義懷忠興嗟拊髀舊典人弘靈衷天啓
迺新祠宇迺潔裸將陟降庭止如覲羨牆無斲
舊德勿翦甘棠矧于仁覆賜履之疆迺樹學舍

英俊是叢依歸往哲仰止高風守身以義事君
以忠關西稷下異曲同工於赫忠顯簪紳表儀
唐侯尚友章往勸來協以徐君是訓是彝遐不
作人式穀似之百爾君子無佞龜鏡達際澤民
見危授命志以隱求事在前定染翰流碑德音
匪佞

重修福建布政使司叅議魏公生祠碑

古田閩之巖邑也而杉洋尤阨塞暴客廋焉上
下數千家比屋點染豈無良者而麻生蓬中雖

直奚表故諺曰杉洋水北十產九賊嗚呼傷哉
嘉靖二年古田盜起人咸指目杉洋有獻議于
巡按御史者云須荼蓼疇之楮其地叅議魏公
獨執不可曰玉石俱焚是謂逸德吾無良以屬
其民離爲盜賊而又以逸德臨之是重忍也御
史感悟遂屬公往經畧公至則勒兵四匝勢將
掩群賊旣大窘而往諭之曰倡亂者周馬良也
能以周馬良來則誅止周馬良爾否且闔村無
男女長少咸斬之賊愈窘懼乃自縛周馬良詣
軍前乞死餘黨倏散御史上公功進俸一級公
遂留鎮古田詢民疾苦撫其良者而摘其惡無
賴者民大悅頃之流賊入界中而公適自古田
行旁小縣縣令暮出不還公召簿尉責之曰縣
小無城萬一賊掩至何以禦之簿尉頓首計無
出公乃勒市民健者二百人銜枚夜伏約鼓爲
號夜半賊果來鼓作伏兵起擊殺賊數十人餘
皆奔潰生捕一人訊其黨姓名連夜躡捕之無
孑遺者自是終公任流賊無敢入界中吏民大

悅乃繪公像爲祠而生祀之歲歲蒸嘗無忍斃者公之胤子良貴以大理寺評事奉勅慮囚於閩古田之民間公捐館久矣遂相與哭祠下盡哀於是有司上其事於巡按御史徐公徐公嘆曰嗟乎有德於民者固如此哉含恩圖報者民之情也章往勸來者政之經也况逮其生而民已有行之者乎乃諮議於布政使車公按察使顧公等咸贊其成乃命推官王尚學度工重修之而昔日之祠輪奐矣復諮議于汝成曰若

魏公者非名宦哉顧不宜俎豆於黌宮也汝成曰宜哉遂復祀公於名宦之祠而公之名益章以末矣予聞古之治盜者解苛布惠宥而不誅若龔遂之於渤海發姦摘伏以剔蠹本若虞詡之於朝歌蓋視其勢而理之歸於安民斯已矣故仁不濫刑義不掩慝愷悌之化宣而父母之頌作也魏公之於杉洋誅止大憝可不謂仁乎勒兵以待流賊殲之無孑遺者可不謂義乎仁義兼施而政失其理者鮮矣宜其民之含恩於

永世也公諱榮江西新建縣人舉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南京行人副刑部員外郎吏部郎中叅議於閩藩者三年官至左布政使系出宋名臣某之後祖某洪武初上屯田法稱 旨頒其法於天下至今行之父默光澤令有賢聲亦祀於名宦之祠而廷評君之慮囚也鞫讞明恕寃滯昭蘇則公之有世德於閩民深矣語曰三世行仁鬻福於鄰言其食報之波及也然則爲魏氏者豈直高其門以昌後昆哉

仁和縣知縣王侯遺愛碑

仁和劇縣也賦繁役重民勞而易使稍加煦暉焉茂不感也在昔邑長匪乏賢豪若任末期年而民心麇歸誦聲鼓作者則僅見於王侯侯名健字行甫福建漳浦縣人嘉靖丁未進士筮仕仁和六月以憂去舉邑悽然若喪怙恃明年士民父老追誦德美謀勒金石以宣鬱陶既而錢塘鄰管外郡浮戶亦皆欣然贊襄其事客有怪而訊予者曰吾聞膚功奏於久成士譽定於晚

節故聖如仲尼期年而謗息惠如子產法便而
謠更王侯雖賢安知其果於有終也而騰譽若
此無乃上犯違道而下涉過情矣乎予曰不然
吾聞務僞者不長徼名者不廣故二三其德者
鮮克有終而表裏相符者要終覲始矣王侯身
不勝衣言不出口而溫粹之容皎然金玉也譬
之騶虞雖穉老不爲狼鸞鳳卽衰不習鷹鷂又
何必視履考祥稽旋末路而後定其短長哉况
乎去任踰年踪跡睽越藉欲違道不可干也一

人倡之遠近翕集藉欲過情不可強也客曰吾
聞綜數者必舉其凡循名者必覈其實故中牟
之政得於乳雉不禽萍鄉之功占於更漏無忒
王侯之治獨不可數其事而稱之乎予曰數事
而稱者泥於議者也原心而論者深於揆者也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父母之於子也厲聲
而呵之教育存焉折毀而撻之哀矜存焉使牧
民者豺狼其殘而鷹鷂其擊雖稱治辦烏在其
爲民父母也王侯之於民議獄緩死鞭朴罕施

用是以知其心之不忍也獎率僚佐儉約自持
用是以知其心之不貪也待士有儀貌恭辭懌
用是以知其心之無傲也舉從其厚語必由衷
用是以知其守之有恒也若夫勤簿書慎管鑰
平聽斷節無名之費蠲不急之征則又爲令者
常事爾惡足爲侯縷陳哉客曰仁和舊令無慮
百人其間豈無流澤著於民心而頌德之碑缺
如也而獨碑頌於王侯何歟予曰事相因則忘
相激則感故歷嚴凝而後知陽春之適體也涉

坎軻而後知九衢之利足也前此二三邑長迭
以註誤觸法邑人不幸顧蒙懷碑之譏王侯之
來若飯飢飲渴而令負擔者之息肩也仁心仁
聞漸被旁邑其所沾溉者深矣故曰碑者悲也
悲其去之速而冀其復來也頌者誦也容也追
誦德美則想像其形容也客幡然發寤曰若是
則吾于王侯無間然矣然侯以茂才異等釋褐
從政而習若宦成者何也予曰侯之祖父皆治
縣有聲其良於牧民也猶箕裘之紹業也語曰

三世爲吏坐嘯而治本本源源鍾美有自矣客
曰吾雖未識王侯之面乃今因子而先識其心
矣遂與諧聲而頌之曰維春育物維令拊民爲
父爲母既尊既親樂只王侯雅飭溫馴平心率
物其化乃醇王侯之政既循既良守已若惕視
民如傷內撤鈎鉅外措桁楊無側無陂民用平
康樂只王侯虛懷善受矜愚獎賢敬寡屬婦心
鏡無塵不混臧否獲上使民伊誰掣肘樂只王
侯世濟其美模彼家規施於官庀聲色不張遊
刃而理我思我侯曷維其已邑人嬉嬉侯來何
遲侯今去矣邑人孔悲我思我侯何時復來以
終厥惠俾我永綏我頌孔諧采自塗議勒之貞
珉式昭遐視匪我有私一倡羣萃萬目耽耽敢
廁浮僞

餘杭縣知縣蔡侯去思碑

予嘗讀漢書見宋登之於汝陰朱邑之於桐鄉
未嘗不太息流涕傷古誼之不見於今世也乃
今僅見於餘杭云餘杭險邑也俗漓而善訟豪

魁把持長吏長短一與爲忤即千方誣詆故爲
邑長於斯者往往以坐法去即不坐法去亦必
抵獄乃論出之鮮有安然滿秩者乃晉江蔡侯
潤宗之令餘杭也士敬民懷三年如一日嘉靖
乙巳歲大歉小民艱於征輸侯乃寬其稅限令
得徐徐轉移以集課民甚德之而發運部使期
會甚急漕例糧過三月而不解者降二級縣吏
持以白侯侯嘆曰假令虧吾躬而可以代民命
吾且不惜矧於官耶已而部使者竟以如例劾

之踰年而部檄始下前此雖犯例而例後旬日
報解者亦得末減以公徒出之臬吏持以要侯
曰得五金爲君免矣侯駭謝曰薄祿苟給饘粥
安從得五金也縣父老有欲代侯行五金者侯
叱之曰誰與爲者行賊以撓法是罔上也累民
以全官是慚下也誰與爲者頃之署臬篆者以
意授所親諭侯曰能行五百金免矣侯愈大駭
曰下官薄祿安從得五百金也謹謝不敏署臬
篆者果怒竟按論如例縣父老千餘人詣臺請

留署臬篆者愈大怒詬曰非縣官買汝來即汝等以遊吻交結縣官爾杖其首者而逐之父老號泣而出公門侯嘆曰誰與爲者分遣謝父老勞苦欣然解印縣民號泣而送之雖深山窮谷無不至者且留靴以識遺愛于是縣丞趙君金主簿陳君鸞相與嘆曰孰謂餘杭之民不可感哉顧我臨之者何如爾倪寬爲漢內史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襁負不絕租課更以最上使餘杭之民知侯

之必以如例去也寧吝輸租以贖侯哉乃今使侯不並名倪內史而彋彋遺去後之思立祠祀社僅如宋登朱邑之爲者亦已晚矣遂謀刻石以紀侯盛美請記于予予居鄰封壤稔聞顛末爲之叙而系之以頌曰邑有賢侯樂只君子教思無疆德政有紀保民以仁待士以禮律已以廉慎終如始其仁維何不劄不柔宅心愷悌敷政優游民有疾苦惟侯噢咻鳴琴比宓鞭蒲效劉其禮維何端儀肅表言矩身規動止由道濟

濟青衿橫經質討拉藝掄材咸服品藻其廉維
何妻子弗携吏民告乏分俸給之架有弊卷囊
無長貲還珠則孟留犢維時賢令寡儔皎如清
晝稅課不登凶年所返觀過知仁原情宜宥彼
哉彼哉無乃大謬哀哀父老號泣以請傾我悃
忱訶置不省虎豹守關疊足引領孰扣 帝闈
洩我耿耿維侯行矣咸失所天僚佐民吏莫不
泫然挾老携幼溢陌彌阡陸則控騎水則扳舫
請侯留輶作室以藏侯叱弗許羅擁周行遂以
靴去載路然香珍同隋壁愛比召棠樂只賢侯
配我稷社政拙催科署考下下譽不可干德不
可假我用勒碑以示來者

嘉義書院記

嘉義書院者溧陽史恭甫築之以教其子弟與
其鄉之子弟而四方來學者亦羣居焉其曰嘉
義云者遵 制語也蓋公之先公歲歉時嘗出
穀以賑餓者有司以聞 上曰史俊行義可嘉
故公標榜德音以彰 天寵表世懿也嘉靖乙

未歲大歉公出穀八千石有司以聞詔旌其門而錄其子以勸施者乙巳歲又歉公又出穀七千五百石有司又欲以其事聞公則亟止之曰際不類守先君遺貲苟給衣食不忍鄉曲之窮推其餘者以相調濟非以徼名也天子寵命際父子竊嘗蒙之矣敢重叨乎有司乃止維時江南之民枵腹扶老幼而就食溧陽者喁喁如也有司無以給之公則嘆曰是烏可但已也凶年興作自古有之廼度荒渰一方請於官

而佃之捐貲募力鑿爲五池池相匝屬計凡七百八十丈積土中外縱橫五堤堤相匝屬計凡九百九十四丈護堤爲溝溝相匝屬計凡六百七十丈池堤成而旱潦有救附堤之土皆爲膏田邑人利之中堤之內平而爲田田分三圩計凡四百畝田圩之內又鑿三池池相匝屬計凡百有十丈三池之內築基一十五畝建義倉一區歲以收其田池之入約凡千有四百石以四百石納之官倉以備公賑貯千石於義倉以助

公賑之未周者于是溧陽之民喜而誦曰我何病乎歲凶世待哺於史公公又嘆曰此僅可以拯溝壑爾禮讓弗宣則竊奪且起乃築書院一區捐長稔之田三百畝以供膳羞日與子弟容與其間陳詩習禮而鄉閭俊秀挾策依歸四方之士亦有聞風而來者更相切磋砥絃誦之聲俎豆之事雍雍如也書院旣成邑人德之議標徽稱以章公德美公則曰際不類辱 天子寵命懼無以對揚用作書院以宣 德意非以徼名

也敢重煩邑長者私標榜以益罪愆無已則先君所蒙 褒制存焉邑人曰公之言是也昔孔父恭儉著在鼎銘山甫奏功鏤之庸器 天言有赫疇敢違之遂榜其額曰嘉義書院云公間嘗述事於予請爲之記予則聞之推心以愛謂之仁行而協宜謂之義故愛而不協於宜雖仁不足以嘉也愛人之義有二養以厚其生教以正其德而已古者鄉里縣都各有委積以周艱厄待凶荒而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以甄育英

俊必假官府之力然後行之未聞雄阜之家發
自衷懇無所爲而爲之以淑惠鄉曲者也乃今
王陽公出儲畜以賑饑饉又以餘力興水利以
利鄉人應募者旣免瘠於溝中而傍滄之家世
仰無窮之澤書院之築先厚生而後正德仁更
深焉昔張子厚企慕西周而欲買田畫井上不
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歛
法廣儲畜興學校正禮俗有志未就竟委空言
乃王陽公不煩格古轍而因事制宜言有成績

揆之載記吾見亦罕矣公之言曰際不類守先
君之遺貲推其餘者以相調給是一舉而不敢
忘親也又曰際不類辱 天子寵命懼無以對
揚是一舉而不敢忘 君也不忘親孝也不忘
君忠也忠孝教之本也王陽公以仁義秉德而
以忠孝儀人標準正矣羣居書院者能相觀而
善焉又何必離經博習而後可以進修耶吾聞
史氏以官而盛於西漢世紹封侯其後有以積
闕胙土溧陽者遂爲溧陽之始而子姓大衍王

陽公能以忠孝承其門祚而積仁義以培其基
固知其福之所垂未艾也

大觀亭記

上杭學基拓自宋季前臨巨池橫帶數十畝文
瀾渙映 國朝賓興不乏迺今二三十年稍稍
落寞好事者遂從而訾之謂其前軒後輦地脉
弗繇宜阜培之而因循未有舉者永嘉侯公奉
命督武作鎮茲邦寇屏民熙弓韜於服甲散於
營庭無質成則與諸生訊肄業之程諏經治之

理或舉好事者之說以啓公公曰其然豈其然
哉他日乘埤而覽之則又嘆曰豈其然哉予則
聞之人之同天所從吾姑因天以從諸賢也惟
茲赤岡寔殿鬻宇作亭其巔翼翼巖巖一邑勝
槩揚睫周焉遂題其額曰大觀落成之晨予忽
冒暑驟至公且詫且喜迺而謂曰奇哉公來大
觀兆矣明日酌予亭中予既謝公嘉惠還集諸
生而諭之曰大觀之旨詎云名亭可以論學矣
夫靈臺湛朗神明所都百欲乘間而攻之障塞

徑竇冥冥無覩除爾茅塞滌爾泥塗完其本始
可以察人倫綜庶物範天地達鬼神譬諸躡蹠
太空而下瞰八極無弗晰矣然秉定慧者理照
寂滅耽撫拾者牯睿聞見二者內外異趣以言
乎自蔽則均焉故大觀者猶之登山矣自麓而
升者下學之踐也既巔而俯者上達之見也誰
能涉巔而不由麓誰能將車而不運其輻易曰
豐其蔀日中見斗日中見宜無遺而祗於斗者
豐蔀病之也人能無以豐蔀之病病其心而說

有不大者鮮矣諸生敬以予言質公公則嘆曰
人亦有言周道便便碩言閑閑子是之師昭若
發矇矣請受而書之揭之亭間

邵武縣改作學宮記

大寓之內別壤分封山川隔越必風氣開而人
物阜然後仁義禮樂之化浸淫洋溢乎其間故
情未蕩而質有餘者猶可宣之文章以裁飾其
固陋而淫液已久狙染成痼者雖有善政善教
令之未必行倡之未必和也故大江以北謂之

中原則五帝三王之所臨蒞也範圍以仁義而
綢繆以禮樂無慮三千年而民始就理秦漢而
下則又戕以戰爭驅以功利咻以老佛導誘紛
綸一反一覆聽者玩矣即欲鼓舞而甄陶之猝
難嚮應若夫甌閩嶺海之間別爲區域周季已
前猶鴻蒙之世也雖闢於秦縣於漢而其民卉
服鮮食跼伏薦莽與麋鹿鼃虺無異閭閻沕沕
僅可名紀孫吳張設官吏僅賦租庸唐宋之間
而民始向學英俊始始茂號爲樂土上距秦漢不

過千三百年迺今較其世數始可以當中原三
代之隆而邵武又甌閩之奧壤也保界西鄙風
氣之開獨遲而教化之漸被更晚故其民間見
孤尠寓內紛綸反覆之說罕所喧豗淳朴簡靜
重穡力田不健諍訟所謂情未蕩而質有餘爲
吏於茲土者不煩夙夜而卧治庶幾有邃古之
風焉由是而宣之文章以裁飾其固陋宜無弗
應者邵武縣學肇自有宋迄今五百餘年或圯
或復僅稱苟完 明興普學校於天下茲復仍

其舊而修之規制卑隘而郡城有九龍觀者形
勝巨麗宜作黌宮以羣俊秀而囂然爲黃冠之
居邦人惜之是年六月丁君湛以都給事中謫
倅茲郡端履勤政留意人才旣採輿議適巡按
御史徐公宗魯行部至郡遂偕同知曹君金白
舉其事而分守叅政梁公廷振分巡僉事鄭公
有周縱史贊畫徐公慨然許之乃命知縣王君
訓揆營改作協於規度存其可仍而易其不當
物者會知府邢君址通判朱君應雲駢趾履任

益阜僾功復委照磨蘇德相助爲理厥功迺成
而妥神肄業會饌習禮之所莫不翼翼枚枚旣
備且麗曳籍弟子亦莫不欣覲昌會爭相激昂
勉勉渠渠進修德業副上官鼓舞之心於是教
諭潘日升訓導楊蕃夏寧等啓事請記於予予
則嘆曰嗟乎邵武之治其將大興乎夫教之施
也患受之者無地與作之者無機爾吾聞此邦
之俗近厚蓋旁郡所難夫淳朴保家之守也簡
靜寡過之術也重稽力田安土之經也不健諍

訟修睦之本也四者受教之大端所乏者文章
之宣與固陋之飾爾由是而新其學舍羣俊秀
而教之枕藉書史誦絃飲射彬彬焉翱翔於仁
義禮樂之中浸淫漸被於鄉黨閭里平康之進
庶幾於三代之隆機非偶者然則邵武之治不
將由是而大興乎念予不類典教茲土愧無風
德以儀刑多士勤羣公之嘉惠竊慙慙焉冀二
三子之無負也

田叔禾小集卷之四目錄

男田

藝衡

私識

記十首

福建延平府順昌縣改作學宮記

浙江處州府縉雲縣改作學宮記

福建按察司重作囚舍記

為副使劉公作

重建兩浙都轉運司寧紹鹽運分司記

遊玉陽洞天記

洞在溧陽

武夷山甘泉精舍記

為兵部尚書湛公作
公名若水字元明增

城人弘治乙丑進士

潮溪草堂圖記

為浙江僉事謝公作公名體升字順之吉水人嘉靖

戊戌進士

白坪山房圖記

為浙江叅政高公作公名世彥字仲修

漳南道開路記

為僉事侯公作公名廷訓字孟學樂清人正德辛巳

進士

三友堂記

為禮部員外郎馮公作公名承芳字世立桂林人嘉靖癸未進

士園在梧州

田叔禾小集卷之四

錢塘田 汝成 撰

男 藝衡 私抄

記

順昌縣改作學宮記

學校之儲才非專以備科目之選也以科目之多寡為人才之盛衰非所以探法制之本始也蓋學校之本始將以明人倫也雖聖人在上勢不能家喻而耳提之故必掄其俊秀而董以師

儒訓以德藝使之更相摩染不見異物而紛焉
褻進其賢者而簡斥其不肖者則既彬彬然有
良士矣由是上以事其父兄下以諭其子弟旁
以宜其鄉黨鄰里亦莫不更相摩染陶然于仁
義禮樂之中而委巷遐陬浸以漸被人倫明而
小民睦則學校之士爲之倡導也若夫賓興之
典則卽其向所褻進而登庸之以宣化理其諸
不在學校之養而行義有聞文學高第者又招
以旂旃聘以玉帛俾無遺良焉當是時學校選
舉同貫異條不相因藉在學校者未必志選舉
也而所選舉未必盡出學校也自漢而下選舉
屢更學校徒爲觀具宋之選舉多從學校而施
教明倫浸失本始 明興兼總前代政教並行
學校之設遍於寰宇有司歲貢其賢者而三歲
賓興則又拔其尤者其諸草澤之間茂材異等
雖非學校所養亦得挾策以與賓興而高蹈丘
園不屑科目者則徵以辟薦當是時登庸之彥
未必盡出學校也廼今六七十年縉紳之族率

以科目爲重而應科目者又以學校爲階髻鬣
之子苟通行墨者莫不騷騷皇皇覲進青衿之
列而旣進也莫不騷騷皇皇覲登賦解之書而
茂材異等崛起草澤者殆乎尠聞賦解衆則哄
然頌之曰此學宮之利也不衆則哄然以不利
尤之夫以學校儲才而專望科目已非先王施
教明倫之本始至以科目之多寡爲人才之盛
衰而妄頌妄尤焉其失愈遠矣以此爲學不亦
淺哉順昌爲延平屬縣實據上游而志稱有宋

元豐已前學宮凡四遷而建於縣西夫學宮一
爾苟可以羣俊秀斯已矣而遷築頻煩將無亦
惑於利不利之說耶紹興間遷於縣東而薦舉
始茂 國初因之末樂已後科目浸少哄然之
尤適作正德初迺遷於縣西而科目愈少又哄
然曰噫不若仍東之猶利也而堪輿家又執形
勝以附益之曰從西則負抱虛曠從東則負薦
角而對獅峯獅長百獸薦能觸邪於人才大利
嘉靖十八年貴溪江公以達提學茲省學官第

子咸以爲言公禁不許旣而有司懇以請曰非敢惑於堪輿第欲順士心以作氣爾公廼許之而知府裴君椿知縣傅君錠教諭張君載道協心經理竟遷縣東蓋自紹興東遷幾四百年而遷於西遷西三十餘年而復於東今年春田子按延平會七縣之士而分校之順昌多高第者有司學官遂欣然喜曰茲殆遷學之利也以白於田子田子曰豈其然哉雖然予則聞之國以利民也不利於民則遷故盤庚遷殷亶父遷岐武王遷鎬德以利身也不利於身則遷故言遷有物行遷有恒情遷勤怠遷敬學以利士也不利於士而遷之庸何傷乎故遷國者更諸周原矣遷學者更諸爽塏矣遷德而不止於至善猶無遷也故止至善則人倫明人倫明則風俗美將使四境之內陶然於仁義禮樂之中而旁郡皆來取法則學校之士爲之倡導也誠如是即曠世而科目缺焉猶以爲盛况科目自不能外成德之士而他徵哉若徒望科目之多以爲人

才之盛則亦淺之乎其爲遷學之論矣

縉雲縣改作學宮記

縉雲縣溪山繞抱明麗絕倫學宮居縣治之東而南對金紫山峯巒凝護效美呈暉蒼翠如繪殆天作之以助文明之象云正德六年學前民家比屋焚蕩有司不加禁厲競爲岑樓若樹塞於門屏之間茲山之容不可復覩于是爲堪輿之言者以爲未火之前士之論秀於中者科第接武旣火之後而稍衰焉殆其應也嘉靖十九

年侍御傅公鳳翔王公獻芝按部視學周覽形勢詢而嘆曰堪輿之言得無然乎迺屬縣令錢君邦彥圖之錢君不欲煩民以徙也第裒土埤基舉學宮而崇之高凡數尺而所謂金紫山者僅見其頂士猶觖望焉越六年學前民家復蕩於火岑樓空焉于是教諭何君星訓導陳君天秩陳君大曉等曰文明之象得無更新乎言於憲副歐陽公清歐陽公曰茲維士心不可孤也言之侍御高公懋屬縣令黃君宗槩圖之未幾

解去胡君希顏代之復與訓導林君榕劉君鵬
言於侍御楊公九澤楊公曰茲維舊貫不可沈
也乃屬推官葉君材圖之葉君度地廣狹爰始
經營廟庭之前築露臺一方露臺之下除爲明
墀徙櫺星門於戟門之址戟門之外除爲泮池
規畫草定不竟事而代去迺今縣令周君世遠
雅獎儒生躬行教化期年之後政通人融百度
咸理迺稽故牒而考其成曰舊貫淪墜時予之
愆毅然鳩工夙夜綜理三旬而露臺平五旬而

泮池浚綽楔樹矣猶以門衢未闢而金紫山之
侵削者未理也復與教諭鄭君汝清言于侍御
裴公紳重加繩督于是學門之外夷爲大塗列
構重門砥平弦直而朝山面勢裒土增封疑護
完好遂能含和布氣孕吐雲霞霏郁輪囷若留
若往所以朗豁襟眸發助藻思者無殊曩時觀
者莫不心曠神怡雪然稱快矣于是鄭君等嘉
羣公之盛舉將琢石以識迺遣鄭生教林生瑁
謁予丘中徵文爲記予則聞之民心有欲天必

從之况士爲民之秀者乎黌宇更新而士心快
覩昌文之會謂非天啓其端耶雖然學宮者將
士羣居以學道也學道之要明性而已矣方金
紫山之壅蔽於岑樓也亦猶吾性之靈壅蔽於
物欲也岑樓闢則山容見矣物欲祛則靈性昭
矣然學宮之制經營十餘年或作或輟迺克有
成學道者而作輟其功未見其可也夫郢書而
燕說之猶可警道况學宮者髦士之所朝夕撫
景觸物之際將無有犁然發悟者哉若夫科第

之昌則又學道之餘事爾建學原始則前賢之
記詳之予故不叙系之詩曰維茲學宮伊誰之
績憲臣宣風良牧効策顯允周侯丕承碩畫髦
士攸宜百世無射學宮伊始爰面名山搥竒攬
秀藉彼孱顏屋豐家鄙有憫庶頑天啓其會大
觀迺還天人協應振古亘然者欲將至有開必
先雲蒸霞滃渙發華妍人文浸朗地靈迺宣迺
築露臺露臺佶佶迺鑿泮池泮池湜湜自堂徂
門爰構爰飭介爾高明拓爾偪仄奕奕新宮我

日未元集卷四
侯戾止多士橫經說詩考禮在器爲瑚掄材惟梓愷悌作人寧論槐市邑有良牧庠有明師多士景從是因是資翱翔藝苑涵泳化涯遠鴻梧鳳竚瞻羽儀奕奕新宮羣公遍治無言不酬無德不識歌以求言文以紀事多士游斯無忘所自

福建按察司重作囚舍記

福建按察司建於洪武甲子迄今凡五崇修而解宇苟完獨不及囚舍湫隘特甚視如馬厩豕

圈爾囚入踰月始給食先稱貸以糊口人執其爨煬燎鬱攸薪燭未艾獄卒乞之徃徃恠剋以索價蓋拘繫無法故有反越之虞恤贍無所故不免殍瘡之慘嘉靖丁酉劉公以副使署事閱而嘆曰是何簡陋因仍之若此也迺發帑金二百八十兩鳩工庀物拓地而作之爲舍三層層三其室北三室以居囚之殊死者與絞者中三室以居囚之流者徒者南三室以居囚之待對而頌繫者室中施板以隔溽氣石垣鐵戶衛以

重門門上有樓獄卒居之夜伐鼓以應漏外爲
園牆周以徼道偵卒巡之擊柝傳籌日明廼罷
中唐有井井吻五寸僅容甕瓶傍垣鑿石池以
澡疥瘡癩蠹別作側室以居坐婦西爲圍室骹
竇復壁穢臭無游囚入以其日給食人米一升
炊以都竈養卒尸之孰則官泣而名頒之入出
有籍而糧乘之上罪桎拳桎鉗鉞卧以檻榻晝
則啓之中罪桎梏卧以柙榻晝則脫之下罪縲
絏羈而已旦暮獄官獄吏就閱之三日庭閱之

振淹訊抑察創瞻傷軫其苦楚疾則療之歲役
醫二人稽其愈否以爲賞罰增獄卒爲五十人
量徵其直以售薪燭木艾官爲度支入出有籍
舍南爲司獄廳稍東爲獄神廟蓋規制宏森而
條理悉曄囚皆安其惠而忘其嚴弱者不瘦強
無狀者不得萌騁也同官有妬公者私竊議曰
是夫沾沾喜作自利爾聞者憤焉經歷陳君雅
知顛末嘆曰是舉也百世賴之而沒其名是天
理不白也爲予誦之予惟古之君子本仁義以

行法故不忍以必死待垂絕之民雖垂絕之民亦諒其上無欲殺之心故不抱恚以瞑目是以闢囹圄以象貫索聚罷民而幽之窘辱孳固者義之所以爲斷也閔其死亡而展其疾苦寒燠飲食必調於時者仁之所以爲育也仁義並用而法施焉故能殺之而不怨刑之而不懟刀鋸陳而不虐也劉公之政謂非仁義兼施者歟往歲與公同官法曹法曹推公善獄公嘗慮囚監大辟囚就市者咸稽顙公前涕泣而去縉紳竒之侈爲詩詠迺今又移法曹之政施之閩中使閩中之囚永永服德延須臾於垂死不應死而闡入者又不至枉死閩之官吏襲公成事操縱有常卽高枕弗惕也謂非上下受福者歟且以百七十年缺畧之典而數月舉之可謂宣力作室百堵費不滿三百金可謂節財縱自利何規尅於戔戔卽喜作又非飾臺榭丘池供遊衍也况乎署事者凡百他諉無害而汲汲任之可謂服公圖忘身計者矣而妬者云云何其曹也予

既偉公之績而又嘉陳君之義故條述之公名應授字以中江西泰和人陳君名詔句容人督工者千戶韓春也

重建兩浙都轉運司寧紹鹽運分司記

御史董公綜鹽筴於兩浙興廢剔蠹嚴惠咸宣精白之聲章於謠詠報政之歲爲嘉靖二十八年而寧紹鹽運分司落成諸凡經畫皆公指授而公顧讓美不居曰此皆前御史之績也不可無識迺檄紹興府知府沈君啓同知俞君憲馳

狀於錢唐田汝成請爲之記汝成筆其狀而記曰國家設都轉鹽運司於兩浙而四其分司相助爲理凡以急邊儲而重鹽筴也寧紹二郡介於海隅斥鹵廣衍牢盆之課倍於他方爲場司者十二爲批驗所者一而以分司統之司署舊在紹興府治東南里許前元大德初卽宋錄事司而爲之者 皇明因之歲久且毀旣迺併其地而沒之民間正德十三年運副林堂言於御史劉公勘復之度地居楹重構解宇門堂寢

室翼廡周垣規局畧備然鹽官以權利爲鱗跡
徃徃引避省城而憚行支郡嘉靖二十七年御
史鄢公奏言於朝以爲官以分司爲名則任
有恒土矣迺不循疆督課而群聚懸居第以文
案照攝非制也請令分司官各居其方而修其
職庶責有歸而事易辦朝議從之議下而鄢
公代去今御史董公承之迺飭章程明職掌察
勤惰崇修廨宇登榜於門楣森然煥然條焉改
觀分司之官忻然居有寧宇而凜然莫敢越制
也夫國家急邊儲而重鹽筴其法屢更而賦
不加益者抑末之政苛而培本之論鮮也夫亭
戶之生鹽猶三農之生九穀也分司之親亭戶
猶郡縣之親民也故其視亭戶也猶子弟也其
視賈人猶爲我化居之館客也迺今亭戶賈人
兩病而交對矣其在亭戶也草蕩侵匿而莫之
復也鹵丁移亡而莫之撫也科擾於他徃而莫
之爭也勸贖有餘粟而莫之給也狡典宿駟操
切羸弱而莫之禁也其在賈人則守支留難而

莫之遣也掣兌折閱而莫之未減也而顧騷騷
屑屑較衡量剥羨餘累錙銖以稱益課抑末之
政則苛矣而視亭戶賈人猶秦越也惡在其爲
子弟之恤而館客之綏徠哉夫鹽筴之官任專
而體一苟非同心不足以集事譬諸秉杼者焉
巡臺提其綱都運理其緒分司繹其緯斯端幅
有條而不亂矣故事有便於亭戶而惠於賈人
者分司關於都運都運白於巡臺巡臺酌其可
者而行之利其有不舉乎事有不便於亭戶而

妨於賈人者分司關於都運都運白於巡臺巡
臺酌其否者而止之弊其有不易乎夫舉利易
弊鹽筴之大綱也而必自分司始職於斯者可
以覲培本之論矣若夫避嫌引跡群聚而懸居
不思當務之圖而勤將迎以徼浮譽是謂畔官
是謂離次其視司署猶唐肆爾非上官建立本
意也劉公廷簠字器重江西安福人鄢公懋卿
字某江西豐城人董公威字某河南人三賢協
心同底於治故登其名若字以稔來者先後贊

襄則林君沈君俞君有焉故亦得以名垂是爲記

玉陽洞天雨遊記

玉陽洞天者以玉女潭得名溧陽史恭甫別業也唐時權公德輿有言宜興山水當以玉女潭爲第一其時樓臺亭榭之崇麗與否不可知而泉石崑壑之勝想猶今日也已酉之夏訪恭甫於溧陽將偕往焉而溧陽去玉女潭可百四十里所澍雨沈淫兼旬不霽予有倦心恭甫嘆曰千里命駕而憚雨阻之何興之不猛也土酒溽暑大雨時行月之令也可以升山陵遠眺望者時之經也予固悅於禮者而不按時宜哉相與適然方舟冒雨而往越宿抵山下登麓未及半里所風雨交作紛射如矢進憇山門閱鉅公遊覽諸作甘泉湛先生詩有云秉燭將船入通宵冒雨牽遂相與嘆曰疇昔之夜得無象之先輩高風山水之間興寄不淺矣進次沸玉橋奔流疊躍峽束碕排抑極而鳴雪噴銀鎔瀉乎橋下

進次琪樹湍湍上檉木一株唐元和時已稱爲
千年物迄今二千年矣傍有夔奧樛繞大可滿
拱殆亦三四百年物也藤樹交加上嬾旁綴若
幢豎帷張蒼翠鬱蒼絕無老態少憇於漱玉軒
迤邐而北觀金液玉液次玉光閣閣當玉潭北
面厓溜四周淋漓潭底懸者如綫濺者如珠從
從泠泠若奏金石潭上石梁橫亘蘚暈苔侵滑
不可度進次玉清祠焚香瞻禮少憇西翼室閱
初平林由初平林而西經盤玉隈人手一蓋而

蘿棘遠揚觸面冒髮左右顧避偶旅而行登縹
緲亭亭前雜樹葱蒨色染衣裙陟飛磴數曲爲
瑤臺臺後爲芙蓉城自盤玉隈至此斗折蛇縈
披幽拔奧然後達高明遠眺望雖雨色溟濛而
眉睫亦展矣臺隅恠石森列虎伏鸞騫鏤瓊點
黛者不可勝紀自瑤臺而東經期仙壑又東經
觀音崑歸憇玉陽山房觀八卦室雨少霽更衣
西出比至龍淵大雨復注若尅期應者龍淵積
水汪濊有舩可容八九人人負一石登焉敵水

沈伏迺穿石穴抵後壑上嶇崦而下黝黝信神
物之窟宅焉又西入君陽洞洞中有砥平鋪可
丈許水漉漉濼濼四隅去砥面僅指許令人負
涉而登水聲嘈聒不辯笑語聊布几引酒數觥
而出斯行也役人霑濘帖罷幸且已而不已卒
成勝覽而予與恭甫躡屩而行墊巾而返興亦
豪矣是夜雨不絕厥明言歸則王潭之水飛薄
而下或滙一壑或分數渠或趨而左或奔而右
或伏而不見或別去數里忽復來朝若不忍容
去依依相從者比及平麓則畝隴滿盈無復徑
術而土人言此水初發猶可涉也少頃則漫爲
巨湖矣舟中偃息靖言思之世有高貲之家豪
宦之子治甲第闢名園輦石爲山疏流爲池覆
土爲臺繚以周垣肩鏹邃密恣娛獨樂雖鄰里
莫得窺焉迺恭甫以秀朗之懷超脫澆塏養高
之暇繹其緒餘游情山水因自然之勝而崇飾
之搜竒剔瑋標勒徽名亭榭樓臺位置得所使
海內之人聞其勝者咸得涉足而寄目焉而文

英墨客煙霞之侶各以所會覽拾而歸芳跡流
音增重山水垂光無窮其襟度所疇何如也又
明日別去過荆川唐公應德爲應德道之應德
曰若然則公於龍淵猶未見底裏也夫龍淵秋
清氣爽朗日中懸石壁下插恍惚百尺水底恠
石峨峨槎牙上矗令人毛骨聳然若公疇昔之
遊謂得雨山之趣則可矣緣此談龍淵未也此
地有漏湖滛漾百里乘風放艇出沒於煙波洶
湧之間亦一奇景也公能往乎予曰願相從也

遂泛小舟行七八里所延緣葦間進次湖口則
斜日蒙霏繁霞映水下上一色爛若丹爐傍岸
諸山纖如抹黛進次里所則衝風鬱起駭浪揮
霍拍舷激棹濺沫飄巾應德笑曰今日之遊不
更豪哉因歌杜子美漢陂行而返當別時謂予
曰公昨遊雨山今遊風湖邂逅之間竟成佳對
矣雖然予則聞之戲不忘規書云納於大麓列
風雷雨弗迷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言君子
處倉劇而不改其度也予曰樂哉斯遊得善言

者三聞禮於恭甫聞書詩於應德山水之勝又何足云再拜而別是爲記

武夷山甘泉精舍記

凡居以精舍名者皆君子育德修道講學之所也精之義何取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故學不精則無以見一不可見則所謂中者胡從而執之胡從而用之故精也者非摭拾於睹記而蒐獵於纖微也省之虛靜以擴其端順之感應以宣其用持之

寅畏以防其辟揆之可否以諦其是參之書史以憲其成秉吾心以蒞萬事澄然朗然莫不畢照而作止云爲鉅細咸理然後投以造次而不躓觸以情僞而不淆貞以守之謂之一時而措之謂之中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與于此故精非從外得也瑩于心而練于事者也學以精進道以精明德以精富一也者吾心之大本也精也者吾心之大用也近世講學者以隨事精察爲務外故諱而不言相率尚高明而棄沈密樂簡

易而鄙勤渠以覺悟爲天真聞見爲障礙不屑
踐跡之矩而遽談上達之玄其言曰心卽理也
是以聖人有心法無事法不涉文字不主嚮往
率意而出之隨時變易而已方寸之中脫有澄
然俄頃之清朗然區叢之明卽拳拳保之曰吾
其執中以致用乎條析未精而持守不一百爲
攻取倏忽繽紛澄然朗然之景冗不可求而應
酬舛謬譬之懸爝炬于夜室莫效奧突之辯而
何實主筵几之可規也以此談學不亦惑世誣
民者哉然則古者精舍之名良有取矣我增城
湛子天民之先覺也其道以自然爲宗其教以
隨處體認天理爲實其功以勿助勿忘爲度合
內外兼精一循之有序而會之有本足以闡聖
學而開迷途是以隨所戾止從者雲集而白下
青陽江都宜興南海曲江福山斗山天泉羅浮
大方名壤率有精舍以寄行踪蓋德儀之感孚
自爾欣構非條教督責之所能強也今年秋湛
子以大司馬得告南歸來遊武夷盤旋信宿喟

田叔才集卷四 十九
然嘆曰美哉溪山茲固晦翁欲建茅茨以遺紛
囂者哉先生既去而從者悵然擬作行窩以冀
先生之復來也于是王生子潛劉生世澤周生
維翰任生憲夫等謀於推官周君琦而舉之周
君以汝成嘗辱先生之門白事于我我則極縱
吏之而黃君雲淡者從先生自南都來敦靜有
求衆遂挽之請留董治迺卜秀壤於靈崑之隩
兩山夾峙而中有平疇崖广窈窕奧如敞如深
而弗鬱夷而弗曠竒邃之景蓋天作而地藏之

以遺我攸宇也黃君迺相方奠極鳩工飭材斬
惡木剗蓊草䟽污渠構飛梁繩枉徑繚周垣作
精舍一區虛其中奉棲先生之像以肅瞻謁左
右翼室羅貯圖史負中峙之臺峭壁千仞列三
才峯爲前案青擁戶庭凡一泉一石之竒者咸
立名號倣古盤銘之義俾目擊而道存焉王生
等各捐長稔之田積廩餼以待同志之來者復
作陽明遊祠於精舍左方陽明者餘姚王子蓋
與湛子同道者也王子避難時嘗微服過此云

爾工既訖事以復于成成廼率諸生往造謁焉
息焉游焉徘徊警繹儼若侍几席而聞警欬也
夫自朱陸之辯激而精一之旨昏晦翁之意先
條析而後貫通由精以反一所以督人下學之
功也象山之意先本元而畧文義由一以爲精
將以戒人外求之弊也夫理不離心而事不離
理雖稍尋行墨者猶知之而况二公乎然則在
晦翁未嘗令人索理于外而納之內在象山亦
未嘗令人謝事于外而空明乎內也第啓之毫

釐而拓之尋丈亦勢所必然是以宗象山而失
之者或淪于空杳宗晦翁而失之者或蔽于支
離皆末學之自弊爾豈二公立教之本心哉我
朝經學以朱傳爲宗間有肄其言而不通其意
者廼謂理從事寓者也必事事而窮之而洽聞
強記者牽制名物不復有反約之實陽明王子
憂之廼倡爲致良知之說以示人元元本本之
歸以救時弊其學有似於象山而實非挾象山
以毀朱子也自陽明之教行而學者稍知趨向

然有肄其言而不通其意者遂謂理從我出者也率而行之事無與焉而凌高厲空者雄談性命不復考實踐之功甘泉湛子憂之廼倡為隨處體認天理之說以示人一本萬殊之用以救時弊其學雖異于象山而實未嘗排象山以併及陽明也故陽明之於朱子稱受罔極之恩豈敢操戈入室而甘泉之於陸子亦曰象山非禪也而深憂遠慮則槩見於晚年所著楊子折衷一書夫二先生之道未始不同而立教之緒餘稍異會而通之無弗合者予恐兩家弟子或不相下各持論以為高故章章辯之以明精一同歸之旨而精舍遊祠之並建亦以同致景仰之私也若夫經構之制則于雜記詳焉

潮溪草堂圖記

吉水之東仁壽之鄉銀河之水出焉環溪而聚者為銀村銀村之族以謝氏為望姓而謝氏之右有淵陂焉蓋銀溪之所發源也銀溪之流潺湲潔澈瀾瀾汙汙不舍晝夜此其常也時或水

脉稜稜重波鬱起不石而激澹若潮聲則其鄉
必有特達之才策名科第者故里諺有之銀溪
潮出英豪謝公順之世居溪畔榜其楫曰潮溪
草堂而公舉進士於戊戌之歲溪寔潮焉迺今
分憲浙右衡懸鑑開雷電合章民以兩造至者
舉無隱情浙右頌之曰剖覆盆兮謝青天訟無
越宿兮吏不索錢自是聞望日隆臺省馴陟矣
而公襟度玄雅軼脫埃壘跡寄雲臺之上而神
遊丘壑之間其言曰通塞者運命之大分也山

林者士人之恒棲也是以鍾儀執紼而楚奏莊舄
貴而越吟自古豪傑之士曷忘鄉曲之情哉迺
繪所居草堂爲圖一卷置之座隅朝夕寓覽予
因得而披閱焉草堂者廣不過環堵室不過數
楹土砌茅茨榱桷不斷然而大江橫前群山當
戶則極遼曠之觀竹樹參差嬋娟翳薈則蘊幽
深之趣賓主對談壺觴歌詠座上之履未空而
檻外之舟已繫矣昔者子雲西蜀之亭亭橈問
字淵明柴桑之里携酒款扉公之所居得無像

之然乎夫人狃于所安而便于所習徃徃華艷
之歸而移其堅白之守故鴟鳩之詩有之淑人
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夫惟內有
如結之心而後畫一之儀可表見也故安思初
而佚惟始者盛德之貞也薰沐膏澤而歌詠勤
苦者大雅之調也君子不以身殉物不以欲滑
和故履境異於前而視之恒相若也狐貉之於
緼袍其衣殊也而燠相若大羹之於藜藿其味
殊也而飫相若結駟連騎之于下澤款段其乘

殊也而安相若峻宇雕牆之於繩樞瓮牖其室
殊也而居相若夫然後內外兩忘伎求咸泯泰
不驕盈而約不隕穫也潮溪公舍和而不垂推
誠而不詭纓紳而朝則從大夫之列夢寐而適
不忘小隱之歸其在臺省也猶其在草堂也而
其視草堂也猶其視臺省也可謂通塞不搖其
心而富貴能一其守者他日陟台階運斗柄圖
回巖廊之上必無遺念於閭閻矣是爲記

白坪山房圖記

白坪山房者白坪高公世業也高氏世居白坪而子姓蕃衍髦乂比肩代有顯者明爲地靈之助而司徒郡守皆以碩德雅望獎率後昆清白傳家鄉評歸重又出燕翼之貽謀焉不徒侈門祚之盛而已也公之言曰世之談高氏者率宗渤海固吾高氏之遙系也然而遐哉不可叙矣而西川之高徙自麻城自麻城而居白坪者七世矣禮自本國徙他國者子孫以始徙爲祖而別爲宗則白坪之高固可耦宗於渤海也况乎

土高曰坪明不夷於洿下也厥土惟堊明不雜以他壤也卜吉而居無踰此者吾將於此而肯堂焉第得歌於斯哭於斯父兄子弟聚於斯吾願足矣遂榜其居曰白坪山房云公今參政浙省不勝棗梓之思迺繪圖一卷間以示予第見山勢蜿蜒若斷若連若龍蟠焉土脉穹阜含和布氣若龜曝焉局固端凝而拱衛整肅界以長川流無支漫若冠冕束帶無愆儀焉作而嘆曰美哉溪山信髦乂之窟宅也昔者杜陵韋曲以

望族著名北郭東門以聞人繫氏白坪之高得
無類於此乎且公治行光朗厚德清修有光山
水白坪之名因公益重矣夫樂樂所生禮不忘
本白坪公深惟祖德之豐而元本山川之美非
達禮樂之情者不能也雖然地靈人傑理則然
矣然傳世七葉而策名賢書九人玉琢金相前
後輝映吾故知有燕翼之貽謀焉不然青紫充
朝漢推王氏冠蓋塞里唐重崔家然忽滿盈之
戒而孤清白之風門祚雖隆祗益其過爾白坪
公喜曰美哉斯言昔晉獻子治第而張老歌哭
兼陳君子猶謂之善祝也而况於斯言美不遺
規請書以爲白坪山房記

漳南道開路記

汀漳巖郡也介於萬山鳥道盤紆毒草蒙密爲
暴客逋藪先是按察司分兩道以領轄諸郡而
汀漳分隸判不相統視若邊圉使節罕歷故路
廢弗除成化中立漳南道於上杭以領轄汀漳
而二郡始相聯絡復立永定縣於西偏爲嶺左

鄰壤褊地新民鮮諳法令自漳入汀者東由龍
嵒西由未定東路險遠不若西路便而驛傳舖
舍俱從東偏故東爲孔道行部者率由之而輿
夫之費跋涉之勞蓋有年矣豈非創始者鹵莽
於謀而仍貫者憚改作也是年秋八月侯公廷
訓以按察僉事分巡漳南威立惠流百墜具舉
迺極封疆所履達於四隅諏求疾苦父老咸言
汀漳比鄰之國也緩急相援往來之道非近易
不可第路廢弗除行臺陋而弗葺故上司罕經

未定新民不得頻覲官府習法令儀度不若開
西路便公以爲然迺采其議白之巡按御史王
公瑛覽而報可迺遣未定令唐燦上杭令伍邁
綜理之刊芟草木墮高堙庫而兩山之阻夷爲
大途遷舖舍於武陵赤石竹坑諸路連延布列
以給傳送比之東路減其遠三之一又少險阻
既近且易行者安之改平西驛以附縣治拓舊
署以建御史行臺規制弘壯堂陛有儀於是唐
君以其事白予曰是舉也二郡未利維侯公之

績不可無紀敢以爲請予惟爲政者率樂因循而憚改作卽有舉措又或橫主胷臆關格輿情拂戾土俗莫克持乂迺侯公諮求民瘼不憚躬閱俯采群議而折衷於心豫而不愆俾二郡之民脫險就夷蠲其勞費行部者將接武焉宣法令振軍容新集之民習於感化是誠不可無紀也雖然予竊有感焉夫人情樂近易而惡險遠也豈直道途然哉秦以嚴刑峻法偃蹇其民民不堪命騷然而趨漢歡若更生其去秦而之漢也猶脫險阻而就坦夷也故曰平易近民民乃安之夫近則不怨平則不疑爲政者推此心以蒞民而民弗與者鮮矣吾聞侯公蒞任數月爾給糴本廣儲畜平徭役詰戎行表義勇修橋梁凡所規畫動中機宜無非平易其心以近民者然則侯公可紀之績不止開路建行臺一事而已

三友堂記

桂山馮子治圃江壩環丘頰壑尚飛遯之操復

考槃之篇於是刪芟凡卉輪廓如獨樹松竹
梅三種種各一叢秀色青葱離立左右儼若縉
紳之彥冠冕佩玉頡頏而鏗鏘也馮子時時撰
策高詠翱翔其間下易忘返視其契也不紹介
而親其晤也不謦欬而喻者而馮子則又語人
曰此吾三友也或曰異哉子之取友也鳥獸不
可以同羣而參之草木何居馮子曰噫獨不聞
古之人有米子元章者乎見竒石輒拜曰此吾
石友也夫石且可友而何異于松耶竹耶梅耶

遂爲堂一區于圃之隅額曰三友之堂復爲歌
以落之歌曰維松翹翹維竹斯耦維梅斯右頡
之頡之執我良友執我良友友節友貞友潔其
英不歆不零霜雪崢嶸用考我德歲寒之盟於
是田子聞之喟然稱曰善哉馮子之取友乎夫
宏大觀者類物情以索義寓至言者遊方外以
采真故心有所超雖瓦甃可以語道趣無所選
卽保傳廢其大猷是以君子脫畧形骸而披領
要眇然後沼沚溪澗之毛可以昭忠信而舟卮

几杖之器可以備箴規也若夫繕性取之佩韋
治國咨之牧馬運書興於舞劍論學演之斲輪
皆能觸類旁通緣情生覺何者有所悟者必有
所資也何獨至於馮子之取友而疑之乎况夫
友也者投分易而久要難故臭味不倫薰蕕不
可以並措愛憎所軋膠漆亦至於終渝是以朝
夕之市喻其盈虛而衡纊所加揣其輕重睨炎
涼以趨避擇枯苑以翔集嗚呼友道淪喪肇自
衣冠憤激之言起於明哲是以翟公奮署門之

筆而劉生廣絕交之論也迺今馮子之取友也
託物章義茂勢利而泯炎涼以矯頽俗其能久
要者歟脫畧形骸而超然方外其宏大觀者歟
寓言於此而顯諷於彼其憤激者歟不然馮子
行高而視下德盛而禮恭隱不違親而貞不絕
俗久矣故體物不二則四海皆其同胞取善不
窮則千古可以論世而顧肯淪踪丘園比伍草
木耶馮子欣然曰吾志也微斯言吾無以自解
於世矣請書以爲記



日本書紀卷四

三十一

